

真善美授权典藏本

古龍
真品集

7



浣花洗劍錄

(上)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浣花洗劍錄

（上）

古龍
真品集

7

真善美授权典藏本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浣花洗剑录. 上/古龙著. —北京:当代世界出版社,2009. 1

(古龙真品集)

ISBN 978 - 7 - 5090 - 0422 - 7

I. 浣… II. 古… III. 侠义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78115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 - 2008 - 5986 号

本书授权者及原出版者为台湾真善美出版社(ChineseKungfu Inc., <http://www.ChineseKungfu.com>, **Copyright 2009, Sung Enterprise Inc.**),原书名为《浣花洗剑录》,授权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。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使用权归当代世界出版社所有

书 名:浣花洗剑录

作 者:古 龙

责任编辑:石 融 权宁君

出版发行: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复兴路4号(100860)

网 址:www.worldpress.com.cn

编务电话:(010)83908403

发行电话:(010)83908410(传真)

(010)83908408

(010)83908409

(010)83908423(邮购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河北三河市文阁印刷厂

开 本:640毫米×960毫米 1/16

印 张:51.5

字 数:840千字

版 次:2009年1月第1版

印 次: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 - 7 - 5090 - 0422 - 7/1 · 082

定 价:65.00元(全二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;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!

上册

- 第1章 一剑动江湖/001
- 第2章 飞传神木令/020
- 第3章 四海惊绝色/037
- 第4章 傲啸胜王侯/053
- 第5章 锦帆起风波/070
- 第6章 千里下战书/086
- 第7章 剑气映金波/101
- 第8章 两雄不并立/116
- 第9章 人死鬼上门/132
- 第10章 风雨最无情/148
- 第11章 结义赤子心/164
- 第12章 帮会大争锋/180
- 第13章 满腔侠义心/195



- 第 14 章 一阙死亡曲/212
- 第 15 章 武道法自然/228
- 第 16 章 江湖起风波/244
- 第 17 章 黄鹤楼大会/260
- 第 18 章 高歌别红尘/274
- 第 19 章 流浪三千里/288
- 第 20 章 转战四十城/302
- 第 21 章 忍所不能忍/316
- 第 22 章 为所不敢为/330
- 第 23 章 杯酒论英雄/342
- 第 24 章 梦中会情侣/356
- 第 25 章 茶林迷魂阵/369
- 第 26 章 魔宫催眠曲/382
- 第 27 章 火魔炼心剑/396

第1章 一剑动江湖

哪知四下彩声方起，突有一缕夺目的光华，自白袍人身后直刺而出，但听“呛”地一声轻响，声如龙吟，接着，一溜青光，斜刺飞出，“夺”地刺入枯树干中，竟是半截青锋。

冷风如刀，云层厚重，渤海之滨，更是风涛险恶，远远望去，但见水天相连，黑压压一片，浪涛卷上岩石，有如泼墨一般。忽然间，一根船桅被浪头打上了岩石，“拍”地立刻折为数段，浪头落下时，海水中骤然竟有对锐利之眼神闪了一闪，等到第二个浪头卷起落下，这只眼神已离岸近了两尺，已可隐约看到他的面容，如此风浪，如此寒夜，若说海浪中竟会走出个人来，当真是令人难以相信之事，但十数个浪头打过，却果真有条人影，一步步走上了岩石边的沙滩。

霹雳一声，浓云中电光一闪，只见这人影乱发披肩，半掩面目，双手紧握着一柄长有达六尺的奇形乌鞘长剑，掌背青筋暴现，似是他宁可失去世上一切，也不愿将此剑放松片刻，而瞧此情况，他显见是在船毁之后，手握铁剑为杖，自海底一步步走了上来，那如山之海浪，竟也打不退他，只见他上岸又走了几步，身子便“扑”地倒下，但他在倒下刹那之前，身子仍然如枪一般挺得笔直，目光也仍然厉如闪电。

长夜渐逝，云层渐薄，曙色降临大地，沙滩上沉睡之人，忽然翻身跃起，左掌又复紧握长剑，动作之轻灵迅快，笔墨难以描叙，但他却绝不肯多浪费一丝气力，身子乍一站直，全身肌肉立刻松弛，他身子看来并不强壮，但由头至踵，俱都配合得恰到好处，绝无一分多余的肌肉，手足面目皮肤，俱已晒成了古铜颜色，骤眼望去，恰似一尊铜铁雕成的人像，双肩沉重，鼻直如削，年纪看来似在三十左右，却又似已有五十上下。

他衣衫还未干透，全身俱是沙土泥垢，但他却绝不伸手拍打，只

是自怀中贴肉处取出只油布包袱，包袱里有页描画极为详细的地图，还有本写满人名地名的绢册，他凝神瞧了半晌，口中喃喃道：“崂山……飞鹤门……青鹤柳松……”藏过包袱，抓起长剑，放步向西而去，看似走得极慢，但霎眼间便已去远，沙滩上留下一行长长足印，每只足印之间，相隔俱是一尺七寸，便是用尺来量，也无这般准确！



武林大豪“青鹤”柳松，成名垂四十年，化鹤掌、鹤爪十七抓、鹤羽针，号称三绝，自立“飞鹤门”以来，隐然已是一派宗主之身份，崂山足下之柳宅，更是院宇深沉，门庭高阔。

黄昏时，突见一人自东而来，一身麻布白衣，齐眉勒着一条白麻布带，长发披散，背背六尺长剑，正是那自海浪中现身之怪客，他不知何以换了一身衣衫，但脚步每踩一步，仍是一尺七寸。

他不急不缓走上柳宅门前石阶，那两扇朱漆大门虽已紧闭，他却似未瞧见，一步步走过去，突然身子一欺，只听“勃”的一声，他身子已走入门里，那扇黑漆大门，却已多了个人形的破洞，一片木板“拍”地落下，他举步踏过木板，面色绝无丝毫变化，生像那扇门本是纸扎而成，任何人都可穿门走过似的。

但门里树下几条大汉，见了此等情况，却不禁骇极而呼，白袍人似是根本未曾听到，一步步走过去，一字字缓缓道：“柳松在哪里？叫他出来！”

语声清楚准确，但听来却似有种说不出的生硬怪异味道，此刻日色已落，朦朦胧胧的光芒，映着他铜像般的身子，披散之长发，和那冰冷的面色，闪电般目光，更是奇诡恐怖，无与伦比，众人只觉喉间咯咯作响，突然一齐转身，放足奔走，这些人俱是“飞鹤门”下高手，平日俱将流血争杀，视作家常便饭，如今竟被人骇得转身飞逃，当真是从来未有之事。

突听一声大喝：“什么事如此惊惶？”

喝声有如洪钟，震得人耳鼓“嗡嗡”作响，一个身穿锦袍，满头白发的老人，大步自前厅走出，众人面如土色，颤声道：“师……师傅，你瞧那……那厮不知是人是鬼？”

白发老人皱眉叱道：“胡说！”但目光瞧见那白袍人诡异之神情，心下也不觉大吃一惊，当下抱拳道：“朋友是谁？有何来意？”这两句话说得更是中气充沛，震人耳鼓，显见有向来人示威之意。

哪知白袍人却仍似没有听到，一步步走过来，直走到老人面前，道：“柳松就是你？”

老人道：“不错！”

白袍人道：“好，取出兵刃动手！”

青鹤柳松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朋友与柳某有何仇怨？”

白袍人道：“没有！”

柳松道：“你我素不相识，又无仇怨，为何要动手？”

白袍人道：“谁叫你是成名的武者？”

柳松又是一呆，道：“莫非只要是武林中成名人物，你就要和他动手不成？”

白袍人嘴角突然泛起一丝诡异的笑容，缓缓道：“不错，向天下武林名人挑战，便是我此番东来之意！”他语声本极怪异，再加那奇诡的笑容。

“青鹤”柳松只听得一阵寒意自心底升起，却仰天大笑道：“以一身之力，要向天下豪杰挑战，朋友你……你莫非是在说笑么？”

只见那白袍人冷冰冰的面容，绝无丝毫表情，比铜像还要生冷坚硬，柳松突觉心头寒意更重，干笑了数声，便再也笑不出来，白袍人一字字道：“快动手！”

柳松环顾一眼，“飞鹤门”下弟子，多已赶来，数十双眼睛，都睁大了眼在瞧。柳松知道今日是非动手不可的了，双掌一拍，立刻有人送来一双形如鹤爪，乌光闪闪的外门兵刃，大致看来，与闽南派所使之“鸡爪镰”显为近似，却又另有妙用。

“青鹤”柳松一生与人争杀不知凡几，更不知有多少人丧生在他这鹤爪十七抓下，但此刻他手掌触及这双冰冷坚硬的兵刃，指尖竟不由自主微微颤抖，这更非他这般武林名家应有之现象，柳松振起精神，暗道一声：“好没来由！”双爪相交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左爪在下，右爪在上，架起“十字式”，沉声道：“柳某这一双鹤爪，除了十七抓招式变化外，内藏鹤羽针，兼打人身穴道，你要注意了！”

他先行点破自家兵刃妙用，丝毫不肯偷占便宜，简简单单一招“十字式”架起，更是神充气足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果然无愧巨匠身份！

白袍人冷冷道：“闻得中原武林，近年又添了一十三种奇门兵刃，不意我东来首战，便遇着了其中之一。”

柳松大喝道：“请教！”招式突然一变，左爪在先，右爪在后，双爪平持当胸，身形立刻游走！但他双腿半曲半伸，双爪如封如攻，矫健

灵活之态，竟较仙鹤更胜一筹。

但无论他身形如何变化，白袍人只是卓立中央，丝毫不动，非但长剑未曾出鞘，眼帘竟也垂下，宛如老僧入定一般。

“青鹤”柳松身形游走十圈，心里已不知有多少次想要出手，但见了白袍人神情，这一招竟是不敢击出！



月色渐黯，映得白袍人身影更是凄清恐怖，虽在秋冬之交，柳松额角之上，竟已布满汗珠，旁观之弟子，更是瞧得目瞪口呆，一颗心几乎跃出腔来，忽然间，只听柳松一声长啸，亮如鹤唳长空，掌中一双鹤爪，化为两道乌光，盘旋灵动，一招七式，分扛白袍人肩头、腕肘、前胸、后背九处大穴，正是鹤爪十七抓中攻势最最凌厉的一招“云鹤搏龙”。

飞鹤弟子素知这一招战无不胜，势不可当，方待喝彩，哪知就在这刹那之间，突有一道青光腾霄而起，两人身形一合即分，“青鹤”柳松凌空一个转身，远退七尺，笔直落了下去，双足似已插入土中，白袍人仍是直立不动，神色不变，只是背后六尺长剑已然出鞘，剑尖斜指柳松，却有一滴滴鲜血，自剑尖缓缓滴落，四五滴鲜血落在地上，“青鹤”柳松身子突然仰天跌倒，幽凄夜色中，但见他双睛怒凸，一道血口，自眉心划过鼻尖、人中、嘴唇、咽喉，直下胸膛，不偏不倚，恰在中央，入肉几达一寸，眼见便是神仙，也难救得活他！

飞鹤弟子眼见掌门人在对方一剑之下便已丧生，而数十双眼睛竟无一人看出别人一剑是如何出手的，骇极之下，竟忘了惊呼，也不知动弹，过了半晌，只见那白袍人剑尖缓缓垂下，剑上已无一滴鲜血，六尺剑身，似是一泓秋水。

白袍人比青锋还要锐利的目光，冷冷扫了众人一眼，目中满带不屑之意，似是在说：“你们这些人，还不配我出手！”转过身子，向门外走去，与走进来时脚步丝毫没有两样！

突听一人厉喝道：“恶……恶贼，还我师傅命来！”此人乃是飞鹤门下弟子，心里虽然害怕，却又怎能容得这杀师的大仇人大模大样走出门去，只是喝声仍不免有些颤抖，脚步也有些踉跄。

四个武功较强，胆量较大的弟子，也随他一齐追去，五个人眼都红了，呼呼几拳，前后左右，没头没脑地向那白袍人击去！

这几人虽非一流高手，但功力不弱，几拳击将出去，风声虎虎，力



道不可轻视，哪知白袍人头也不回，长剑反手挑出，只见惊虹般剑光闪了几闪，一声惨呼，五个人一个个仰天跌倒，眉心正中一条血口，直下胸膛，白袍人出剑虽有先后，但神速无俦，一剑似已化为五剑，五个人竟似同时受伤，同时惨呼，是以听来只有一声，飞鹤弟子惊骇至极，齐地咬牙追出！

只见那白袍人仍在一步一步地走着，但身形已远在十余丈外，一连串鲜血，随着他足迹洒落，众人只觉心胆皆丧，双膝发软，哪里还敢再追？

白袍人头也不回，走出一里开外，又自取出地图绢册，瞧了几眼，喃喃道：“十月初七，青鹤柳松；十月初八，双环赵士鸿；十月初九，八仙剑李青风；十月初十，八手鏢金大非；十月十一，便是济南白三空的死期了！”一阵寒风吹过，风中突然簌簌落下雨来，似是苍天也在为这一场江湖浩劫哀悼。



十月十一日，济南府天色阴暝，将雨未雨，数十条披麻戴孝的大汉，押着四辆灵车，四口棺木，自东而来，穿过长街，走到一座极为宽阔的宅院前，八条黑衣大汉，早已敞开大门，垂直而迎，神气俱是十分沉重悲恸，大汉侧抬着棺木，走了进去，只见一个身材颀长、身穿黑丝长衫、颌下五柳长须，相貌十分清奇的老人，不言不语，垂手肃立在厅前石阶上。

数十条披麻戴孝的汉子，一见此人，立刻放下棺木，黑压压跪满了一地，纷纷哀声道：“白老前辈，请瞧在昔日交情份上，为家师复仇。”

黑袍老人面沉如水，缓缓走下石阶，随手一挥，立刻有人抓起了四口棺盖，棺木中躺着四具老人的尸身，俱都面目狰狞，双睛怒凸，显见临死前充满悲愤惊恐，致死的伤势，也是完全一模一样——眉心之间，一道血口，直下胸腹，黑袍老人道：“关起大门，八弟子在外守护。”

八条精悍少年，腰佩长剑，齐声恭应，抢出门去，黑漆的大门，立刻紧紧关起。黑袍老人背负双手，在院中缓缓踱了几圈，仰天长叹道：“青鹤柳松、双环赵士鸿、八仙剑李青风、八手鏢金大非竟会在四日间一齐遭了别人毒手，唉……唉……此事若非眼见，谁能相信？谁能相信？”

这黑袍老人正是山东省武林盟主，“清平剑客”白三空，拳剑无

敌，与“青鹤”柳松等人，俱是过命的交情，是以柳松、赵士鸿等人身死之后，门下弟子，立刻护灵前来，求他为亡师复仇。

只听众口纷纷，说的都是那白袍怪客容颜之冷漠，行事之怪异，剑法之惊人，除了“飞鹤门”弟子还听他说过几句话外，别的人仅只听他说过：“你是否某某？”“动手！”这几个字，更未见过他面上有任何一丝表情，除了与人动手，一心取胜外，世上别的任何事，他似乎都未放在心上。

清平剑客越听面色越是沉重，仰天自问道：“一招致命？一招致命！这是什么武功？这是什么武功？”

这时守护在门外的八大弟子，已瞧见长街尽头有个白袍人一步步走来，八人心头齐跳，交换个眼色，再回头，白袍人已在面前，冷电般目光一扫，已将八个人从头到脚瞧了一遍，道：“去叫白三空出来！”

他绝不肯无益浪费一丝精力，是以平日行路，不施轻功，平日说话，更不贯注内力，清平门下八弟子怎知此理，听他语声中气并不充沛，只道剑法纵强，内力却不强，心下不禁忖道：“以我八人之力，莫非还不能胜他？”

八个人同样的心思想法，又自对望一眼，大弟子莫不屈冷冷道：“朋友要见家师，得先闯过我兄弟这一关！”语声未了，“呛啷”几声清响，八柄长剑已自出鞘，这八人非但拔剑奇迅，动作更是整齐划一，但见青芒闪动，如墙如网，一般江湖豪杰，见了他师兄弟这一手拔剑的功夫，已将色变！

白袍人目中却又不露不屑之色，突然后退几步，只见剑光一闪，立刻回鞘，拔剑、挥剑、插剑，三个动作一霎眼已完成。等到清平门八弟子定睛去瞧时，他手中已多了段枯枝，原来他方才一拔剑，便已削下这段枯枝，只听他缓缓道：“拿去给你师傅瞧瞧！”转身远远走开，坐到树下一方青石上，不言不动，似已入定。

八人面面相觑，心里俱都莫名其妙，莫不屈拾起那段枯枝，道：“这……这算什么！”

二弟子金不畏道：“莫非这厮怕了咱们？”此人身高八尺，背阔三停，是条不折不扣的莽汉。

三弟子公孙不智沉吟道：“此事绝不简单，咱们不如先去面禀师傅！”此人身形瘦小，最工心计，白三空为他取名“不智”之意，便是要他为人多往宽厚处想，少动些心智。

莫不屈瞧了那白袍人一眼，颌首道：“正该拿去给师傅瞧瞧。”拍



门闪身而入，白三空一瞧他神色，便知白袍怪客到了，面容骤然一变，道：“在哪里？”

莫不屈道：“在外面，他不敢与弟子们动手，又不敢闯进来，却削了段枯枝，要弟子拿来给师傅瞧。”

白三空双眉紧皱，接过枯枝，起先随意瞧了几眼，然后目光突然瞬也不瞬地凝注在那枯枝切口上，竟看得呆住了。

莫不屈见他师傅面上忽而微笑，似是深有会心，十分赞赏，忽而凝重，似是心头恐惧，不能自己。到后来手掌竟微微颤抖起来，莫不屈越看越奇怪，忍不住道：“师傅可要弟子们去将他打发了？”

白三空面色一沉，怒道：“你八个人想要送死么？”

莫不屈道：“但……”

白三空道：“他是不屑与你等动手，否则你八人此刻焉有命在？”莫不屈垂头不敢说话，心里却甚是不服。

白三空叹道：“枉你学武多年，还是这样有眼无珠，去，去唤你师弟们进来。”

莫不屈嗫嚅着道：“但那厮……”

白三空怒道：“他若要进来，你们谁拦得住？他既在相候，便莫要怕他闯进来……敞开大门……”莫不屈怎敢不听，当下敞开大门，将七弟子一齐唤入。那白袍人却仍不言不动，坐在树下，嘴角边轻蔑之色，越来越是浓重。

□ □ □

白三空走入内堂，提笔写了封书信将那段枯枝，也封在信中，八大弟子守候在旁，但见他们的师傅，面色更见沉重黯然，手持信封，默然良久，门外天色渐黯，一条黑衣大汉蹑手蹑足，掌灯而入。

灯火闪动，白三空向八大弟子各各瞧了一眼，突然叱道：“跪下！”八大弟子呆了一呆，跪满一地。

白三空道：“本门第三戒是什么？”

白三空门下戒律精严，众弟子想也不想，齐声道：“师令如山，违者天诛！”

白三空声道：“今日一战，为师无论生死胜负，你都万万不可出手！”

众弟子哗然，纷纷道：“但你老人家……”

白三空怒叱一声，压下了众弟子之言，道：“此乃师令，违者天诛！”

你们还要说什么？”八大弟子齐地垂首，不敢出声，白三空道：“为师今日若是战死，自不屈以下七人，可分别往投少林、武当、峨嵋、点苍、崆峒、华山、淮阳七大门派，这七派掌门人，与为师俱有旧谊，必将收容你等，你七人只要专心学武，别的事都可不必去管，只有你……唉！”

他目光转向八弟子中最幼一人胡不愁，叹道：“只有你却是责任重大，此后只怕极少安宁之日，如此重任，不知你可承担得了？”

胡不愁道：“弟子尽力去做……”只见他头大身短，额角开阔，面上纵然未笑，也带着几分笑意，一张嘴平日吃饭的时候多，说话的时候少，在白门八大弟子中，看来本最无用，莫不屈等七人见到师傅竟将最重的责任交托于他，俱是愤愤不平。

莫不屈忍不住道：“师傅若有重任，不妨交给弟子或是公孙三弟……”

白三空面色一沉，叱道：“这里没有你说话之地，退开去！”

将手中信封交给胡不愁，沉声道：“今日为师若败，你速至后院，将宝儿带走，寻着这信封上所写之地，将宝儿与书信一齐交给收信的人，再听他吩咐。”

胡不愁看也不看，将信封放在怀里道：“是！”

白三空面色稍和，道：“到了地头，无论见着什么奇怪的事，都莫要吃惊……唉，其实你此刻已可去了！”再也不瞧众弟子一眼，自案头取起佩剑，大步而出，走过那四具棺木时，脚步微顿，伸手在棺盖上轻轻抚摸半晌，突然仰天笑道：“咄！武人本应战死，生死有何足惧！”

大笑声中，三脚两步走到那白袍人面前，道：“阁下为了研究武学大道，不惜杀人，在下为了武学大道，不惜战死，殊途同归，你我本是同路人，今日你纵将我杀死，我也不怪你！”

白袍人缓缓站起身来，突然躬身行了一礼，白三空道：“阁下何故多礼？”

白袍人面无表情，道：“你是我东来所遇着第一个真正武人，理合行礼。”

白三空肃然道：“多谢！”

白袍人道：“动手！”

白三空“呛”地拔出青锋，左手据布剑鞘，右手挑起剑尖，道：“请！”

这一声“请”字出口，广场上刹时变为死寂，虽有百余人一旁围观，但连根绣花针跌落地上都可听见。



只见“清平剑客”左手捏诀，右手持剑，诚心正意，凝目看剑尖，突然平平一剑削了出去！

柳松、赵士鸿等人之门下，眼看自己师傅与这白袍人动手时，俱是绕着白袍人盘旋急走许多盘之后，方自出手，此刻众人见到白三空身子不动，这么快便削出一剑，剑招又是如此平庸，丝毫不见奇诡之处，众人都不觉大吃一惊，只觉白袍人长剑一闪，白三空便要横尸就地。

哪知白袍人见了如此平平庸庸的一招，竟未乘隙还击，反而后退一步。“清平剑客”脚步微错，青锋回旋，剑身不住颤动，又是平平一剑划出，白袍人身子一侧，又自后退一步，白三空接连两剑，招式大同小异，攻势既不猛烈，守势亦不严密，下半身更是空门大露，但白袍人竟被逼得后退两步，柳松等人的弟子见了，俱都惊奇交集，暗道：“我师傅使出那等绝招，仍不免一招之下毙命，清平剑客看来如此平庸的招式，为何反能将这白袍怪物逼退？”

他们自不知道，白三空第一招使的是“青萍剑”的起手势，第二招使的是“鸳鸯剑”起手势，一连两剑，使的俱是别人剑派中的“起手势”，已是大背武学原理之事，何况“青萍”、“鸳鸯”两派的剑法，昔日本是夫妻两人同创，起手一式，俱是“举案齐眉”，以示夫妻相敬之意。

这两招“举案齐眉”，攻守本都不佳，但顾名思义，自将眉心一带护守得十分严密，“清平剑客”白三空与人交手经验丰富，使出这两招来，正是为了要对付白袍人自眉心划下的一剑，此刻他见白袍人连退两步，精神不觉一振，青锋暴长，光芒流动，第三剑乘势击出。

白三空剑法本以清丽流动见长，这一剑正是他得意之剑法，端的清丽绝俗，流采照人，虽然仍以护守眉心为主，但招式间已藏有极为凌厉的攻势，迫得白袍人连绵不绝地后退，众人但觉眼前一亮，震天价喝起彩来。

哪知四下彩声方起，突有一缕夺目的光华，自白袍人身后直刺而出，但听“呛”的一声轻响，声如龙吟，接着，一溜青光，斜刺飞出，“夺”地刺入枯树干中，竟是半截青锋，而白三空掌中剑亦已剩下半截，身形踉跄后退几步，惨笑道：“好……好剑……”

“法”字尚未出口，仰天跌倒，眉心鲜血泊然，白袍人掌中六尺长剑仍在不住轻颤，鲜血一连串滴下，他冷漠的目光，凝注着自剑尖滴

落的鲜血，披散的长发，在风中飞舞，神情仿佛十分寂寞萧索，而天地肃杀，四野寒意也似更重了。

众人被惊得呆了半晌，这才呼喊出声，莫不屈等七弟子，狂呼着扑在白三空倒下的身子边，远远一声雁唳，其声断肠，胡不愁却已远远跪下，向他师傅的尸身，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，双目中眼泪转了几转，反手一抹泪痕，头也不回地奔入门去，哭声与惊呼便被一齐隔在门外。



白府庭院深沉，前面的动静，根本未曾传入后院。

后园一株梧桐树下的短榻上，躺着个十一二岁的锦衣童子，正瞪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在看书，身旁放着盘果子，他也忘了去吃，胡不愁大步而入，背后已多了个包袱，目光一扫，瞧见了看书的童子，唤道：“宝儿……”他一连唤了三声，但那童子看得出神，连一声也未听见。

胡不愁暗叹一声，走过去提起他膀子，那童子这才抬起眼来，皱着眉道：“人家正在看书，你来吵什么？还是快去练你的武去吧！”

他满面俱是童稚之气，说话却是老气横秋，似是比胡不愁还要大上几岁，胡不愁柔声道：“你外公要我陪你出去玩玩，你还不高兴？”

原来这童子正是白三空爱女白曼莎的独生子方宝儿，白曼莎与方师侠夫妇侠踪浪迹天下，宝儿自幼便被寄养在外祖父家里，若是别的童子听见出去游玩，谁不雀跃欢喜？但方宝儿却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不去！”仍是在垂首看书。

胡不愁知他性子倔强，而且千奇百怪，什么事都做得出，谁想强迫他去做不愿做的事，准是自讨苦吃，当下目光一转，道：“古人道：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你莫非只想做个读死书的书呆子？否则就该出去开开眼界。”

宝儿抬头想了一想，道：“这话也有道理，好，我跟你去，但总得去收拾才能走呀！”

胡不愁怕他年纪太小，骤逢惨变，会禁受不住，当下冷笑道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走就走，只有婆婆妈妈的人，才会去收拾东西！”

宝儿涨红了脸，道：“走就走。”将书收进怀里，一跃而下，道：“只要你敢去的地方，我就敢去！”

胡不愁笑道：“这才是男人模样，好，随我来。”





两人开了后门走出，胡不愁虽然满心恐惧，但面上仍是嘻嘻哈哈与宝儿说笑，此时虽然秋高气爽，但两人走了一里路，宝儿已是满头大汗，忽然停下脚步，正色道：“大头叔叔，我看你真有些小孩子脾气，做事只顾自己，不顾别人，难道就不知道别人文质彬彬，不能像你走得那么快么？”

胡不愁听他老气横秋地教训自己，心里非但不觉可笑，反而大生怜惜之意，暗叹忖道：“这孩子父母不知去向，唯一的亲人外公又……唉，我若不照顾他，谁照顾？”当下指着前面一处茶棚柔声道：“你若累了，咱们就去那边歇歇。”

宝儿笑道：“这话你早该说了。”



到了茶棚，胡不愁这才自怀中取出书信，到棚外去瞧，信封上简简单单写着四个字“不愁拆阅”，信的内容是：

“字谕不愁，汝阅信之际，为师想必已遭毒手，为师一观白衣人剑削枯枝之切口，已知此人剑法不但高越为师数倍，当今武林中亦无其人之敌手，而此人这番东来，以战遍天下高手为志，观其剑法之辛辣狠毒，其心中似有满腔怨毒，对任何人下手绝不留情，中原武林中若无人战胜于他，势将不知有多少高手丧生于他之剑下，浩劫将临，为师实不能临阵脱逃，已决心以身殉武，但却又不能不为天下武林同道，设法将此一浩劫消弭于无形，是以唯有令你即赴东海之滨，沿海观望，只要寻着一艘以五色锦缎为帆之巨船，汝纵不择任何手段，亦需设法上船，将封内之枯枝面交船上主人，那人必将有话问你，汝需立刻以实情相告，不得有半字虚言，然后观等回音，五色帆船主为天下唯一有望制伏白袍人之人，是以此举实乃挽救武林命运之唯一途径，汝必需谨慎小心，达成任务，切记切记！”

字迹端正秀丽，虽在那般生死关头之下，但白三空却仍写得工工整整，一笔不苟，只在最后一个“记”字之最后一挑，才见败笔，可见“清平剑客”之涵养功夫，的确远非常人能及。

胡不愁见到这熟悉的字迹，想到那亲切的面容，睹物思人，更觉悲思如涌，不能自已，看到“以身殉武”四字，心头但觉一阵热血上涌，眼前更是一片模糊，突听方宝儿在身后道：“你难道就不能安安静静的坐着喝杯茶么？唉！练武的人真糟糕！”

胡不愁勉强忍住眼泪，转身强笑道：“练武的人，有何糟糕？”

方宝儿充满稚气的面容,突然泛起一种成人的悲哀,垂首不再说话,胡不愁皱眉道:“瞧你的模样,难道真的一辈子都不学武了?这却究竟是为了什么?”

方宝儿叹道:“说给你听,你也不会懂的,咱们走吧!”

胡不愁暗叹忖道:“事已至此,只怕你不学武也不成了。”当下分辨方向,直奔东海之滨,时已入冬,路途遥远,行程本已非易,何况胡不愁走得匆忙,怎会带得有充足的盘缠,走了十余日,囊中所余已无几。

胡不愁暗道:“剩下的盘缠即使可维持到东海之滨,但却仍不知何时才能找得到那艘张挂五色帆的巨船,我衣食无济倒也无妨,但宝儿如此幼小,怎能吃苦?”他名字虽为不愁,心里却暗暗发愁。

这一日到了海滨,方宝儿观异乡风俗,看连天白浪,不觉拍掌大笑,胡不愁却远远坐着钓起鱼来。

方宝儿不知他钓鱼一来为了充饥,二来却是为了观望海上帆影,只见漫天夕阳与万丈金波,将他的身影衬得有如身在画中,不觉笑道:“大头叔叔,想不到你有时也有些雅兴。”胡不愁暗中苦笑,直到夜色已深,才钓起几尾鲜鱼来烤来吃了。

□

□

□

天上繁星,海上渔火,方宝儿只觉自己有如置身七宝楼台之中,四面俱是络纓宝珠,就连那腥淡的烤鱼,也变成了从来未有的美味,直吃了三条,方自罢手,笑道:“书上说饱食之后,最宜安寝,咱们赶紧寻家客栈,睡觉去吧!”

胡不愁静默了半晌,黯然叹道:“咱们从此之后,再也不能住客栈了。”

方宝儿低头想了想,笑道:“不住客栈也好,以苍穹为幕,大地为床,这样的日子,过过也蛮有滋味。”

胡不愁道:“这样的日子,你真的过得惯么?”

方宝儿笑道:“真的又怎样,假的又怎样,反正我知道你身上带的银子已没有了,大小两个穷鬼怎住得起客栈?”

胡不愁怔了一怔,摇头苦笑道:“好聪明的孩子,有时我和你谈话,真不敢相信你是个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。”

方宝儿道:“这就是念书的好处,所以我……”

突见胡不愁神色微变,沉声道:“有夜行人的衣袂带风之声来了,

